

# 切韻研究

校訂本

邵榮芬 著



中华书局

切韻研究

校訂本

邵榮芬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韵研究/邵荣芬著. —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2

ISBN 978-7-101-06030-0

I. 切… II. 邵… III. 切韵—研究 IV. H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292 号

---

书 名 切韵研究(校订本)

著 者 邵荣芬

责任编辑 秦淑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2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030-0

定 价 29.00 元

---

## 前 言

《切韵》一书在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自清代陈澧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对它的语音系统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不论在声、韵类别方面,还是在语音构拟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来逐步地加以解决。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对这些疑而未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它们的最终解决作出一些贡献。

本书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对前人的看法加以补充论证;二是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三是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对照的声母、韵母表;最后把全部结论总结于篇末的王仁昫《切韵》音节表。

本书1963年写成初稿,1964年开始修改。由于中间插入其它工作,时作时止,到1966年春才写成第二稿。适逢“文化大革命”,未及付印。1972年语言研究所从干校迁回北京以后,又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写成现在的第三稿。

本书第二稿承陆志韦先生阅读了全文,指正多处,谨此致谢,并表悼念。又承启功先生为本书题签,也在这里谢谢。

邵荣芬

1980年12月于北京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切韵》音系的性质	(1)
一、引言	(1)
二、又音和所谓内部证据	(2)
三、读书音和杂凑性	(5)
四、《晋书音义》和《切韵》	(8)
五、夏侯詠《韵略》和《切韵》	(10)
六、顾野王《玉篇》和《切韵》	(13)
第二章 《切韵》的声母	(22)
一、声母表	(22)
1. 说明	(22)
2. 声母表	(29)
二、声母的讨论	(35)
1. 娘母	(35)
2. 俟母	(44)
第三章 《切韵》的韵母	(48)
一、韵母表	(48)
1. 说明	(48)

2. 韵母表 .....	(49)
二、韵母的讨论 .....	(69)
1. 重组(附论清、幽两韵系) .....	(69)
2. 严韵系和凡韵系,真韵系和臻韵系 .....	(86)
3. 庚韵系庄组声母字 .....	(88)
<b>第四章 《切韵》声母的音值</b> .....	(96)
一、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送气问题 .....	(96)
二、[j]化问题 .....	(101)
附录:《广韵》各等反切上字表 .....	(107)
1. 一等反切上字表 .....	(107)
2. 二等反切上字表 .....	(108)
3. 三等反切上字表 .....	(110)
4. 四等反切上字表 .....	(111)
三、知组、庄组和泥、日两母 .....	(112)
四、船母和常母 .....	(117)
五、影母 .....	(128)
六、《切韵》声母音值表 .....	(129)
<b>第五章 《切韵》韵母的音值</b> .....	(130)
一、合口介音 .....	(130)
附录:1.《广韵》开口字做唇音字反切下字表 .....	(138)
2.《广韵》合口字做唇音字反切下字表 .....	(140)
3.《广韵》唇音字做开口韵的反切下字表 .....	(140)
4.《广韵》唇音字做合口韵的反切下字表 .....	(141)
二、前腭介音和重组 .....	(142)
三、纯四等韵及其相配三等韵 .....	(145)
四、一、二等重韵和有关的各韵 .....	(149)
五、止、遇、通、流四摄 .....	(152)
六、真、蒸、侵三韵系 .....	(155)

---

七、《切韵》韵母音值表 .....	(156)
<b>第六章 《切韵》的声调 .....</b>	<b>(158)</b>
<b>第七章 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b>	
<b>音节表 .....</b>	<b>(163)</b>
一、说明 .....	(163)
二、音节表 .....	(164)
<b>后 记 .....</b>	<b>(194)</b>

## 第一章 《切韵》音系的性质

### 一、引言

《切韵》音系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音系，还是一个大致以一个方言为基础的活音系，是一个关系到对它本身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利用它为汉语语音史服务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比如，它如果基本上是个活音系，那么，给它订音的时候，就不必过多地要求它能解释现代的每一种方言，而且对利用它来为上古音服务时，也应该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等等。因此，我们觉得对《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

在我们看来，《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音的特点。具体地说，它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

我们的这一看法，曾经在《中国语文》杂志上提出过<sup>①</sup>。从那以后，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到有修改我们这一看法的必要。

提出这一看法的主要理由，过去都说过了，用不着复述。这里只就又音和读书音的问题说明几句，然后再从《切韵》和《晋书音义》、夏侯詠《韵略》、《篆隶万象名义》三书的比较中提供一些证据。

---

<sup>①</sup>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拙著《〈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又王显同志的意见和我的也大致相同，请看他的《〈切韵〉的命名和切韵音系的性质》，载同期《中国语文》。



## 二、又音和所谓内部证据

《切韵》里的又音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切韵》综合古音或方音的“内部证据”。其实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一个音系综合另一个音系里的音不外两种情形：一是改变本音系内某些类音节的声韵配合关系，一是合并或划分本音系里的某些音类。前者如老国音分尖团，后者如老国音把ㄋ分成ㄋ、广两声母。这两种综合都不会增加综合音系里的又音，老国音就是极好的例子。

当然，综合也有不采取上述那种把本音系内某些类字改读的办法，而采取把本音系里的读法和所综合音系里的相应读法同时并存的办法。这时同一批字就必须在不同的音类里同时出现，从而产生了又音。比如，《中原音韵》里庚青韵中的一批字同时又收入东鍾韵，就有可能是采取的这种综合办法，以至产生了又音。不过这种又音是有系统的又音。它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些又音字都限于庚青韵的唇音和牙、喉合口；第二，庚青韵在东鍾韵重出的字，基本上以小韵为单位，也就是说，庚青韵中某一个小韵要是在东鍾韵里重出的话，就全部重出，而不是一部分重出，一部分不重出<sup>①</sup>。《切韵》的又音符合这种条件吗？据我们所知就只有一处。这就是齐韵的“𪛗、移”两个小韵。这两个小韵就只有这两个字，它们在《切韵》都属于齐韵的三等，但“𪛗”字重见于齐韵泥母下，属于齐韵四等，“移”字重见于支韵喻<sub>四</sub>母下：

	齐 <sub>三</sub>	齐 <sub>四</sub>	支
𪛗	人兮反	奴低反	
移	成西反		弋支反

如果《切韵》所依据的方言即洛阳话，这两个字当时既读成齐韵三等，

<sup>①</sup>庚青韵在东鍾韵重出的共 17 个小韵，其中只有三个小韵有个别字没有在东鍾韵重出，即鹏小韵的“朋”字，盲小韵的“氓”字，横小韵的“闷、鉞”字。

又都兼有又读,那这种重出就与综合方音无关。如果当时洛阳话里,这两个字只有齐韵三等或只有齐韵四等和支韵的读法,那么重出就是综合方音的结果。根据《切韵》同时或以前的反切来看,综合的可能性比较大。

- 《经典释文》卷 8, 107 页下<sup>①</sup>: 𦉑 刘奴兮反, 徐耳齐反。  
 109 页上: 乃兮反, 又人齐反。  
 卷 10, 149 页下: 奴兮反。𦉑有骨者也。  
 《字林》作“𦉑”, 人兮反。  
 158 页上: 乃兮反, 又人兮反。  
 卷 12, 182 页上: 字又作“𦉑”, 乃兮反。《字林》作“𦉑”, 人兮反。  
 卷 29, 408 页下: 本又作“𦉑”, 同。奴黎反。《字林》作“𦉑”<sup>②</sup>, 音人兮反。谓有骨𦉑也。  
 卷 5, 55 页下: 𦉑 音移, 一音是兮反。  
 卷 6, 73 页下: 音以支反, 又是兮反。  
 卷 30, 421 页上: 以支反, 《字林》上泥反。

从这些注音里可以看出,“𦉑”字刘昌宗只有齐韵四等的读法,徐邈只有齐韵三等的读法,“𦉑、移”两字《字林》只有齐韵三等的读法,陆德明又以齐韵四等和支韵的读法为主<sup>③</sup>。这说明这两个字的两种读法在《切韵》同时或以前的方言里往往不并存。《切韵》兼而有之,大概是综合的结果。《字林》所据的是北方音,它的读法也许和《切韵》基础方言的读法相符。这样,《切韵》所综合的就是齐韵四等和

①据《四部丛刊》缩印本。下引同此本。

②“𦉑”原误作“𦉑”。据抱经堂本正。

③《经典释文·序录·条例》：“其或音、一音者盖出于浅近，示传闻见，览者察其衷焉。”“移”字齐韵三等的读法陆氏既然归于“一音”之列，可知陆氏认为支韵的读法是正统的，齐韵三等的读法不过是“示传闻见”罢了。

支韵的读法,也就是陆德明南音的读法。由于“奴兮反”和“以支反”的音是《切韵》音系本来就有的,这一综合并没有增加《切韵》韵母的数目。同时如果陆德明的反切代表金陵读音的话,这倒符合我们所说的《切韵》吸收金陵语音的假设。

除了“鬱、移”两字以外,其它各韵的又读都与综合全无关系。比如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王三》)宥韵和屋韵重出的字很多:

	宥韵	屋韵
辐	府副反,辐凑竞聚。	方六反,车辐。
菴	府副反,草。	芳伏反,草名。
覆	敷救反,盖。	芳伏反,反覆。
复	扶富反,(又也,返也,往来也;安也;白也,告也) <sup>①</sup>	房六反,反。
宿	息救反,星宿。	息逐反,夜止。
蓄	许救反,(《说文》:榘也) <sup>②</sup>	许六反,养蓄。
囿	尤救反,园。	于目反,园。

这些字读音虽然重出,意义多数并不重出,真正的又音并不多。另外从性质看,这里的又音和上述齐韵的又音也根本不同。比如“囿”字在宥韵的同音字有“宥、又、佑、右、盍、祐、醜、疚、侑、媼、忧、藹、菌”13个字,都不重见于屋韵;在屋韵的同音字有“啣”字,也不重见于宥韵。可见“囿”字的又读只是个别字的又读,与音系无关。设若《切韵》宥、屋两韵都不收“囿”字,非但不妨害《切韵》音系宥、屋两韵的存在,而且也不妨害宥韵“尤救反”小韵和屋韵“于目反”小韵的存在。换句话说,“囿”字的又读设若不是《切韵》的基础方言里原有的,而是从古音或别的方言里吸收来的,那样的吸收也只是一种折合,就是把方音或

①括弧里的注解录自《广韵》。

②括弧里的注解录自《集韵》。

古音折合入自己的音系<sup>①</sup>。这种折合不但不影响自己的音系,相反地,还必须有自己的音系作为基础,作为格局,才能进行。

可见,把《切韵》的又音不加分析地拿来作为《切韵》音系吸收其它音系的证据是无稽的。至于把这作为所谓内部证据,就更不知从何谈起了。

### 三、读书音和杂凑性

有人在强调《切韵》音系的杂凑性的时候,又强调《切韵》音系是根据当时的读书音。据说要是拿读书音作为标准的话,结果一定是杂凑。我们认为说《切韵》音系包含有当时的读书音,倒满有可能,但是把读书音和杂凑性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要弄清楚读书音和杂凑性究竟有没有关系,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读书音。根据现代汉语方言,所谓读书音,广义地说,就是某方言在读书或说书面词语时所使用的字音;狭义地说,就是某方言在读书或说书面词语时所使用的某些字的有别于这些字或其相应词语用于口语的读音。按照广义的说法,读书音包括那些不分文白两读的字的读音,而狭义的说法则不包括。通常我们说读书音都是指狭义的说法。

读书音(狭义的)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只出现在一部分字上,而且就现在大多数方言来说,它只出现在很少一部分字上。即使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分得较多的方言,比如福建仙游话,据统计在 2610

---

<sup>①</sup>“囿”字的入声读法也许是《切韵》吸收的古音。《诗经·灵台》“王在灵囿,麋鹿攸伏”,《经典释文》:“囿音又,徐于目反。”又《左传·昭公九年》“冬筑郎囿”,《释文》:“囿音又,……旧于目反。”称旧音,可见入声的读法当时已经不流行了。现代入声的方言,“囿”字也多读去声,说明入声的读法的确没有传下来。不过《切韵》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陆德明是南方学者,他所谓“旧音”,在《切韵》是不是也是“旧音”,还有疑问。

个常用字中,没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也还有 633 个字<sup>①</sup>。读书音的这个特点不仅现代方言如此,古代方言好像也是如此。曹宪《博雅音》里有些字往往注明“口音”是什么,“正音”是什么。比如《释器》:“箒,拂,口音也。弗,正音。”如果这里“口音”指的就是白话音<sup>②</sup>，“正音”指的就是读书音,那么,全书几千字,注明“口音”或“正音”的就只有一二十个,还不到百分之一,和现代大多数方言的情况正好相合。读书音的这一特点说明它对口语语音的绝对依赖关系,它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完整表达功能的独立音系,它只不过是它所在方言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已。

读书音和产生它的口语语音在表达功能上的联系不仅表现在那些没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字上,而且也表现在有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别的字上。一字的文白两读往往不同于在表达功能上完全相等的又音。单纯的又音在语言里可以互换而不影响效果,而一字的文白两读则往往不能如此。一字的文白两读一般都有较严格的分工,可以说是各有职守,不相逾越。比如:仙游话的“堂”字在“礼堂、课堂”等词里用读书音,读[təŋ](阳平),在“祠堂、教堂”等词里用白话音,读[tŋ](阳平);“耻”字单用时用读书音,读[tʰi](阴上)<sup>③</sup>,在合成词里用白话音,读[tʰe](阴上),比如“羞耻”读[ɬeu tʰe](阴平,阴上);甚至同一个词,读读书音和读白话音则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目前”,读读书音[po tseŋ](阳入,阳平),作时间名词用,和普通话“目前”的意义一样,读白话音[mAɬi](阳入,阳平),则作方位名词用,和普通话“眼面前”的意义一样。一字的文白两读在表达功能上的这种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充分地说明了读书音和口语语音之间的相互为用、相互依

<sup>①</sup> 见戴庆厦、吴启禄《闽语仙游话的文白异读》,载《中国语文》1962年8~9月合刊。下引仙游话同此。

<sup>②</sup> 王念孙认为“口”字都是“又”字之误,这是没有根据的:第一,“又”字都一律误作“口”字,未免太巧。第二,《释诂》“𠵽,口音无,诛”,“口”字如果改成“又”字就读不通了。王说见所校《博雅音》卷2“微”字下。

<sup>③</sup> 送气符号原作h,为了与本书所用符号一致起见,一律改作ʰ。

存、不容割裂的内在联系。

读书音和口语语音不但在表达功能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语音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甚至更广泛、更深刻的联系。多数方言读书音的声、韵、调都没有溢出口语语音声、韵、调的范围。比如江苏常熟话口语语音共有 33 个声母<sup>①</sup>,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 24 个,即[p'、b、f、v、m、t、t'、d、n、l、ts、ts'、s、ʃ、z、tɕ、tɕ'、ŋ、k、k'、g、ŋ、fi、O],而不出现于其余的 9 个,即[p'、dz、z、tɕ、tɕ'、ɕ、h];口语语音共有 44 个韵母,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 27 个,即[ɿ、i、u、y、a、ia、e、ie、ue、ε、ue、ɔ、io、ɤ、ɤu、əɾ、ā、ā、iŋ、əŋ、oŋ、aʔ、iaʔ、ioʔ、oʔ、əʔ、ioʔ],而不出现于其余的 17 个,即[ɥ、ua、o、io、ix、ux、ixu、iā、uā、iā、uā、uaŋ、ioŋ、uaʔ、ɔʔ、ioʔ、uoʔ];口语语音共有八个音调,即阴平(55)、阳平(14)、阴上(324)、阳上(33)、阴去(35)、阳去(213)、阴入(5)、阳入(2),读书音也只出现于这八个声调。

甚至读书音和白话音区分得较多的仙游话,情形也如此。仙游话口语语音共有 14 个声母,即[p、p'、m、t、t'、n、l、ʃ、ts、ts'、k、k'、ŋ、x],共有 7 个声调,即阴平(55)、阳平(24)、阴上(33)、阴去(41)、阳去(21)、阴入(32)、阳入(54),读书音也只出现于这 14 个声母,7 个声调;口语语音共有 37 个韵母,读书音只出现于其中的 26 个,即[i、e、ε、A、ɔ、o、u、y、θ、Ai、oi、ui、ia、ua、iu、eu、Au、ou、iŋ、eŋ、εŋ、Aŋ、ɔŋ、oŋ、yŋ、θŋ],而不出现于其余的 11 个,即[yA、ī、Ā、ō、y、uī、īĀ、uĀ、yĀ、iū、ŋ]。

少数方言读书音的声、韵、调溢出了口语语音的声、韵、调之外,但溢出的也只是极少数,多数声、韵、调仍然不出口语语音的声、韵、调之外。比如苏州话,读书音的声母和声调都没有溢出口语语音的声母和声调之外的,但韵母有例外<sup>②</sup>。读书音的[iā]韵母则是口语语音所没有的。不过读书音共有 30 个韵母,其余的 29 个韵母仍然是在口语语音韵母范围之内的。读书音和口语语音的这种关系不仅说明它们有

<sup>①</sup>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02~105 页、127~65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sup>②</sup>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94~97 页、127~653 页。

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说明口语语音是读书音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读书音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总之,不论从表达功能上或从语音上都可以看出,读书音是在方言口语语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产生它的方言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能有没有读书音的方言音系,却不能有没有方言口语语音作为基础的读书音。换句话说,只有一个方言,一个方言的读书音,而没有超方言的读书音。如果说一个方言音系是单一的音系,那么作为单一方言音系的组成部分的读书音也不可能是什么杂凑的。

可见,读书音和所谓杂凑性不但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是不相容的,说《切韵》音系包含有读书音丝毫也不能证明《切韵》音系的杂凑性。

#### 四、《晋书音义》和《切韵》

除《切韵》以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六七世纪之间反映洛阳音系的确切材料。因此,要想从语音本身直接证明《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洛阳音系还有一定的困难。不过我们可以从《切韵》同时期或稍后的有关语音材料里得到一些启示。比如何超《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对说明《切韵》的语音基础就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杨齐宣《晋书音义·序》称何超为“东都处士”,说明何超是洛阳人。《晋书音义》成书于唐代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虽然比《切韵》晚了一个半世纪,但究竟是目下我们所知道的距《切韵》时间最近的一个反映洛阳音系的有系统的材料。我们如果把《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和《切韵》的比较一下,就不难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切韵》音系和洛阳音系之间的关系。

就声母而论,《晋书音义》和《切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从、邪两母混切略多:

焮,疾刃反(上,334,2;中,336,1;下,338,1;339,1)<sup>①</sup>,徐刃反(上,33,3),似刃反(中,336,3);

隼,似转反(上,334,1),俎兗反(中,335,3),辞兗反(下,338,3);

吮,徐兗反(下,339,2)。

不过“焮”《王三》、《广韵》“徐刃反(切)”,属邪母,而《王一》、《王二》“疾刃反”,属从母;“吮”《广韵》“俎兗切”,属从母,而《王三》“俎兗反,又徐兗反”,从、邪兼备。这说明这两个字读法上本来就有参差,“隼”字的情形大概也类似,《晋书音义》只不过兼收并蓄罢了,并不能作为从、邪混并的例证<sup>②</sup>。因此,我们说《切韵》在声母方面依据的完全是洛阳话,一点也不过分。

在韵母方面,《晋书音义》和《切韵》就有了一定的差距。现把《切韵》不同的韵而《晋书音义》有混切的开列于下,举平以赅上去入。

一等韵:东和冬 代和泰(开口) 覃和谈

二等韵:怪(开口)和夬(开口) 删和山

三等韵:支(开口)、脂(开口)和之 鱼和虞 真和臻<sup>③</sup> 严和凡

这些相混的韵彼此混切的数目虽然并不算多,但都不是孤例。一般地说,可以认为它们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混并了。距《切韵》一个半世纪的洛阳话和《切韵》在韵部上的差别也不过如此而已。由于时代的不同,这些差别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反映《切韵》和其同时期的洛阳话之间的差别,其中必然有不少是音变的结果,比如覃和谈,支、脂和之,王仁昫《切韵》韵目下小注没有提到当时《切韵》所参考的五家韵书中哪一家

<sup>①</sup>据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本。括弧里面卷数后面的数字是页数和栏数。下引同此本。

<sup>②</sup>关于《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作者准备另外讨论,这里只把初步结论列举出来。下韵母同。又按:《〈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发表于《语言研究》创刊号,1981年。

<sup>③</sup>臻韵系不是真正的独立二等韵,详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是不分的,脂和之王书韵目小注明白指出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三家都有分别,吕静平声虽然相乱,但上声却有分别,说明平声相乱并不是由于实际语音不能分辨,而是由审音不精所致。吕、阳、李、杜都是北方人,既然他们的语言里覃和谈,支、脂和之都有分别,当时的洛阳话可能也不会例外。其它如东和冬的相混限于一等,代和泰、怪和夬的相混基本上都限于开口,这种情况都说明它们混并的历史都还不是太久,在《切韵》时代它们很可能都还是彼此有分别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切韵》音系和其同时期的洛阳音系简直吻合到了惊人的程度。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上列各韵除覃和谈,支、脂和之以外,《切韵》时代的洛阳话就都已经混并,《切韵》音系和当时洛阳音系之间的差别也不过五六个韵而已。

通过对《切韵》和代表晚于《切韵》一个半世纪的洛阳语音的《晋书音义》的反切系统进行比较和分析之后,使我们对《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当时的洛阳话这一推测有了更多的信心。

## 五、夏侯詠《韵略》和《切韵》

陈寅恪认为《切韵》的语音基础是金陵士大夫的读书音<sup>①</sup>,周祖谟采取陈说,在语音上提出两点主要根据:1. 根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判断《切韵》分韵多从南方人夏侯詠《韵略》;2. 《切韵》分韵和顾野王《玉篇》反切最为相合<sup>②</sup>。我们认为这两个证据都不怎么可靠。本节先讨论第一个证据,第二个留待下节讨论。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小注确实有很多地方注明“今依夏侯”的字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和理解这些小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

<sup>①</sup>见《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9卷2期1~18页,1949年。

<sup>②</sup>见《〈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434~473页,中华书局1966年。